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六至四百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銓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畜獸三

馬

盧從事　韋有柔　吳宗嗣

孫漢威　于遠　張全

王武　韋玭

駱駝

明駞　知水脉　風脚駞

兩脚駞　白駱駞

騾驢

白騾　推磨騾　僧朗

厭達國　村人供僧　張髙

東市人　賀世伯　王甲

湯安仁　王薫

馬

盧從事

嶺南從事盧傳素寓居江陵元和中常有人遺一黑駒初甚蹇劣傳素豢養歷三五年稍益肥駿傳素未從事時家貧薄矻矻乘之甚勞苦然未常有銜橜之失傳素頗愛之一旦傳素因省其槽櫪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人語曰丈人萬福傳素驚怖却走黑駒又曰阿馬雖畜生身有故須曉言非是變怪乞丈人少留傳素曰爾畜生也忽人語必有冤抑之事可盡言也黑駒復

曰阿馬是丈人親表甥常州無錫縣賀蘭坊玄小家通
兒者也丈人不省貞元十二年使通兒往海陵賣一別
墅得錢一百貫時通兒年少無行被朋友相引狹邪處
破用此錢略盡此時丈人在遠無奈通兒何其年通兒
病死冥間了了為丈人徵債甚急平等王謂通兒曰爾
須見世償他錢若復作人身待長大則不及矣當須暫
作畜生身十數年間方可償也通兒遂被驅出畜生道
不覺在江陵羣馬中即阿馬今身是也阿馬在丈人槽

櫪于茲五六年其心省然常與丈人償債所以竭盡駑
蹇不敢居有過之地亦知丈人憐愛至厚阿馬非無戀
主之心然記傭五年馬畜生之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
汗而死請丈人速將阿馬貨賣明日午時丈人自乘阿
馬出東棚門至市西北角赤板門邊當有一胡車將閤
丈人賣此馬者丈人但索十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
速就之言事訖又曰兼有一篇留别丈人乃驤首朗吟
曰既食丈人粟又飽丈人芻今日相償了永離三惡途

遂奮迅數遍嘶鳴齕草如初傳素更與之言終不復語其所言表甥姓字盜用錢數年月一無所差傳素深感其事明日試乘至市角果有胡將軍懇求市傳素微驗之因賤其估六十緡軍將曰郎君此馬直七十千已上請以七十千市之亦不以試水草也傳素載其緡歸四日復過其家見胡軍將曰嘻七十緡夜來飽發黑汗斃矣出河東記

韋有柔

建安縣令韋有柔家奴執轡年二十餘病死有柔門客善持呪者忽夢其奴云我不幸而死尚欠郎君四十五千地下所由令更作畜生以償債我求作馬兼為異色令已定也其明年馬生一白駒而黑目皆奴之作也後數歲馬可直百餘千有柔深嘆其言不驗頃之裴寬為採訪使以有柔為判官裴寬見白馬求市之問其價直有柔但求三十千寬因受之有柔曰此奴尚欠十五千當應更來數日後寬謂有柔曰馬是好馬前者付錢深

恨太賤乃復以十五千還有荼其事遂驗出廣異記

吳宗嗣

軍使吳宗嗣者嘗有父吏某從之貸錢二十萬月計利息一年後不復肯還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數之曰我前世負汝錢我今還矣汝負我當作驢馬還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獨坐廳事忽見吏白衣而至曰某來還債宗嗣曰已焚券何為復來吏不答徑自入庴中俄而廄人報馬生白駒使詣吏舍問之云翌日已死矣

駒長賣之正得吏所欠錢出稽神錄

孫漢威

江南神武軍使孫漢威廏中有馬遇夜輒尾上放光狀若散火驚群馬皆嘶鳴漢威以為妖仗劒斬之數月除盧州刺史出稽神錄

于遠

鄴中富人于遠者性奢逸而復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於公侯之家也常養良馬數十匹忽一日有人

市中鬻一良馬竒毛異骨人爭觀之遠聞之酬以百金及馬至廐中有一老姥扣門請一觀遠問之曰馬者駿逸也豪狹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觀老母曰我失一良馬十年遊天下訪之不得每遇良馬必永日觀之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何阻一觀不以為恵遠因延入從容出其馬以示之老母一見其馬因怒變色回觀遠而言曰我馬也遠曰老母之馬奚人賣昔日何得之何失之老母曰為我昔日偶北邙山神為物傷目化身以

求我我以名藥療之目愈遂以此馬賜我我得此馬唯不乘之上天乘之遊四海之外八荒之內秪如百里也我常乘東過扶桑有一人遮其逄而問我此馬馬及夜至西竺國忽失此馬我自失此馬已來十年不息遍天下皆不知我訪此馬也去年今日流沙見一小兒言有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矣我既知自東方疑此馬在中華必有常人收得此馬我今當還君百金馬須還我遂性癖好良馬又聞此馬之異深惜之乃拜老母乞且

暫留以犒賞數日老母愁曰君若留此馬必有禍發遠因亦愁老母之極言遂令家僮十餘人共守此馬遣出老母其家果火盡焚其宅財寶遠仍見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出瀟湘錄

張全

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甚保惜之唯自乘跨左右皆不敢輕跨每令二人曉夕以專飼飲忽一日其馬化為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廄中左右遽白張公張公乃親

至察視其婦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婦人因癖好駿馬每覩之必嘆美其駿逸後數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駿馬一匹遂奔躍出隨意南走近將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於君廄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爲一畜淚下入地被地神上奏於帝遂有命再還舊業思往事如夢覺張公大驚異之安存於家經十餘載其婦人忽爾求還鄉張公未允之間婦人仰天號叫自撲身忽却化爲駿馬衝突而出不知所之出瀟湘記

王武

京洛富人王武者性茍且能媚於豪貴忽知有人貨駿馬遂急令人多與金帛於衆中爭得之其馬白色如一團美玉其鬃尾赤如朱皆言千里足也又疑是龍駒駞驟之駃非常馬得及王武將以獻大將軍薛公乃廣設以金鞍玉勒間之珠翠方伺其便達意也其馬忽於廐中大嘶一聲後化為一泥塑之馬立焉武大驚訝遂焚毀之出大唐奇事

韋玭

京兆韋玭小逍遥公之裔世居孟州汜水縣莊性不喜書好馳騁田弋馬有蹄齧不可羈勒者則市之咸通末因來汜水飲於市酣歌之際忽有鬻白馬者曰此極駔駿玭乘之於衢曰善可著鞭矣遂市之日晏乘歸御之鐵鞭一僕以他馬從既登東原絕馳十餘里僕不能及復遺鐵鞭馬逸不能止迅越榛莽溝畎而玭酒困力疲度必難禁矣馬方驟逼大桑下玭遂躍上高枝中以為

無害矣馬突過數十步復來桑下瞋目長鳴仰視玧而長鳴躩地少頃齧桑木本梯落如掌卧即或齕草於十步五步内旋復來齧不已桑本將半馬玧懼其桑之顛也遥望其左數步外有井伺馬之休於茂草乃跳下疾走投井中纔至底馬亦隨入玧與馬俱殞焉出三水小牘

騌駞

明駞

明駞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駞卧腹不貼地屈足漏明則

行千里出酉陽雜俎

知水脉

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濟沙千餘里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駱駞知水脉過其處輒不行以足蹋地人於其所蹋處掘之輒得水出博物志

風脚駞

于闐國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駞交生子曰風脚駞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出洽聞記

兩脚駞

悒怛國治烏滸河南本漢大月氏地劉璠梁典云出兩脚駱駞闕

白駱駞

哥舒翰常鎮於青海路既遥遠遣使常乗白駱駞以奏事日馳五百里出明皇雜録

騾

白騾

唐玄宗將登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上嘆異久之謚之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櫝槥壘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存焉出開天傳信記

推磨騾

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瑩潤可愛出酉陽雜俎

驢

僧朗

晉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嚮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出酉陽雜俎

厭達國

西域厭達國有寺户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　出酉陽雜俎

村人供僧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紿之曰驢其人遂日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呪效亦歇出酉陽雜俎

張高

長安張高者轉貨於市資累巨萬有一驢盲之久矣唐元和十二年秋八月高死十三日妻命其子和乘往近郊營飯僧次且出里門驢不復行擊之即卧乘而鞭之

驢忽顧和曰汝何擊我和曰我家用錢二萬以致汝汝不行安得不擊也和甚驚驢又曰錢二萬不説父騎我二十餘年吾今告汝人道獸道之倚伏若車輪然未始有定吾前生負汝父力故為驢酬之無何汝飼吾豐昨夜汝父就吾筭侵汝錢一緡半矣汝父常騎我我固不辭吾不負汝汝不當騎我汝彊騎我我亦騎汝汝我交騎何劫能止以吾之肌膚不啻直二萬錢也只負汝一緡半出門貨之人酬爾然而無的取者以他人不負吾

錢也㪍行王胡子負吾二緡吾不負其力取其緡半還汝半緡充口食以終驢限耳和牽歸以告其母母泣曰郎騎汝年深固甚勞苦緡半錢何足惜將捨債豐秣而長生乎驢擺頭又曰賣而取錢乎乃點頭遽舍貸之之酬不過緡半且無敢取者牽入西市㪍行逢一人長而胡者乃與緡半易問之其姓曰王自是連雨數日乃晴和覘之驢已死矣王竟不得騎又不負之驗也和東鄰有金吾郎將張達其妻李之出也余嘗造焉云見驢言

之夕遂聞其事且以戒貪昧者故備書之　出續玄怪錄

東市人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語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我錢五千四百文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即牽往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及詣麩行乃得五千四百文因賣之兩宿而死　出酉陽雜俎

賀世伯

北齊時曲安賀世伯年六十餘家有小驢未經調習使兒乘之二兒更亦被撲世伯嗤之曰儜劣小子試無堪我雖年老不須鞴鞍猶能控制遂即躑上驢驚迅跳走世伯荒忙跳下僅得免撲其夜在堂內與所親宴聚世伯欲睡忽然驚起以手掩額家人怪問云吾夢調此驢以杖擊之誤打吾額令痛熱如湯腫大如梨往看其驢在他村外其人因病而死 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甲

隋大業中洛人有姓王者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在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行鞭其頭面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其日妹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悴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斗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

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門尋之不見唯見驢頭面流血如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回怪而問之女以狀告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泣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即爲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芻粟送王五戒處後死兄妹收瘞焉出法苑珠林

湯安仁

唐京兆湯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熙寧元年忽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以驢皮遺安仁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遲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湯安仁應而念誦愈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令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之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

詣不去何益安仁遥答曰往日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非我殺何爲見追諸君還爲我語驢我本不殺汝然今又爲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爲驢追福舉家持戒菜食云爾盧文礪說之安仁令見在出法苑珠林

王薫

天寶初有王薫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常一夕有三數輩

挈食會薰所居既飲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覷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薰莫測其由即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幸君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伺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既墮其身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流滿地明日因以血蹤尋之直入里中民家即以事

問民民曰家養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刀而斷者馮方駭之薰具言其事即殺而食之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畜獸四

犬上

盧言　趙叟　陸機

石玄度　齊瓊　石從義

田招　裴度

犬上

華隆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虵圍繞周身犬遂咋虵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

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絶委地載歸家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間犬終不食自此愛惜如同於親戚焉出幽明録

楊生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隨後生飲醉卧於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盛犬乃周匝嘷吠生都不覺犬乃就水自濡還即卧於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爾後生因暗行墮井犬又嘷吠至曉有人經過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視

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已許以厚報其人欲請此犬為酬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即不依命餘可任君所須也路人遲疑未答犬乃引領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既而出之繫之而去却後五日犬夜走還出紀聞

崔仲文

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為劉撫軍府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麞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草中殺仲文欲

取其犬犬齧齧和守其主尸爬地發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啟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録之撫軍拷問果得其實遂殺石和出廣古今五行記

張然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唯與一奴守舍奴遂與婦通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殺然盛作飲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彊啖奴已張弓拔

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噉唯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出續搜神記

楊褒

楊褒者廬江人也褒旅游至親知舍其家貧無備舍唯養一犬欲烹而飼之其犬乃跪前足以目視褒褒異而止之不令殺乃求之親知奉褒將犬歸舍經月餘常隨出

入寇妻乃異志於寇寇莫知之經歲餘後寇妻與外密契欲殺寇寇是夕醉歸妻乃伺其外來殺寇既至方欲入室其犬乃齧折其足乃咬寇妻二人俱傷甚矣鄰里俱至救之寇醒見而捜之果獲其刀鄰里聞之送縣推鞫妻以實告寇妻及懷刀者並處極法出集異記

鄭韶

鄭韶者隋煬帝時左散騎常侍大業中授閬中大守韶養一犬憐愛過子韶有從者數十人內有薛元周者韶

未達之日巳事之韶遷太守略無恩恤元周忿恨以刀久伺其便無得焉時在閬中隋煬帝有使到韶排馬造迎之其犬乃銜拽衣襟不令出宅館吏馳告云使入郭韶將欲出為犬拽衣不放韶怒令人縛之於柱韶出使宅大門其犬乃掣斷繩而走依前拽韶衣不令去韶撫犬曰汝知吾有不測之事乎犬乃嗥吠跳身於元周隊內咬殺薛元周韶差人搜元周衣下果藏短刀耳出集異記

柳超

郴超者唐中宗朝為諫議大夫因得罪黜於嶺外超以
清儉自守凡所經州郡不干撓康牧以自給而領二奴
掌閣掌書并一犬至江州超以鬱憤成疾二奴欲圖其
資裝乃共謀曰可奉毒藥於諫議我等取財而為良人
豈不好乎掌書曰善掌閣乃啟超曰人言有密詔到不
全諫議命諫議家族將為奈何超曰然汝等當修饌伺
吾食畢可進毒於吾吾甘死矣掌閣等聞言乃備珍饌
掌閣在廚修辦掌書進之於超超食次忽見其犬乃分

與食之涕泣撫犬曰我今日死矣汝託於何人耶犬聞之不食走入廚乃咬掌閤喉復至堂前嚙掌書二奴俱為犬所殺超未曉其事後經數日赦詔還京而復雪免乃知其犬之靈矣出集異記

姚甲

吳興姚氏者開元中被流南裔其人素養二犬在南亦將隨行家奴附子及子小奴悉皆勇壯謀害其主然後舉家北歸姚所居偏僻鄰里不接附子忽謂主云郎君

家本北人今竄南荒流離萬里忽有不祥奴當扶持喪事北歸頃者以來已覺衰憊恐溘然之後其餘小弱則郎君骸骨不歸故鄉伏願圖之姚氏曉其意云汝欲令我死耶奴曰正爾慮之姚請至明晨及期奴父子具膳勸姚飽食奉觴哽咽心既愴皇初不能食但以物飼二犬值奴入厨因撫二犬云吾養汝多年今奴等殺我汝知之乎二犬自爾不食顧主悲號須臾附子至一犬咋其喉斷而斃一犬遽入厨又咋其小奴喉亦斷又咋附

子之婦殺之姚氏自爾獲免出廣異記

劉巨麟

劉巨麟開元末為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勁多力大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遮護不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白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雲寧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關犬而出上馬之際犬亦隨之忽咋一從者喉中頃之死巨麟驚愕搜死者懐中得利匕首初巨麟常鞭箠此僕故

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逆知之是以免難出摭異記

章華

饒州樂平百姓章華元和初常養一犬每樵採入山必隨之比舍有王華者往來犬輒吠逐三年冬王華同上山林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華盤踞於地然猶未傷乃踞而坐章華叫喝且走虎又舍王華來趁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華被擒突出跳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

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其主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四其主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狀一夕而斃矣出原化記

范翊

范翊者河東人也以武藝授裨將養一犬甚異人性翊有親知陳福亦署裨將翊差往淮南充使收市綿綺時福充副焉翊因酒席恃氣而蔑福福因成讎恨乃暗搆翊

罪潛收申主帥主帥不曉其由謂其撫實乃停翊職翊飲恨而歸福乃大獲補署其犬見翊沉廢乃往福舍伺其膝咋斷其首銜歸示翊翊驚懼將福首及領犬詣主帥請罪主帥詰之翊以前事聞主帥察之却歸翊本職其犬主帥留在使宅出集異記

郭釗

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凉府時有閽者甚謹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段

其價倍且以為欺我即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刲命笞於庭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刲大異之且訊其事閽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孩稚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刲嘆曰犬尚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施恩遂釋放閽者出宣室志

盧言

盧言者上黨人也常旅泊他邑路行忽見一犬羸瘦將死矣言憫之乃收養經旬日其犬甚肥澤自爾凡所歴

郡邑悉領之後將抵臺忽於市肆過友人邀飲大醉而歸乃入房就寢俄而鄰店火發犬忙迫乃上床於言首嗥吠乃銜衣拽之言忽驚起乃見火已爇其屋柱透走而出方免斯難出集異記

趙叟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谿若堂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傴僂常策杖行乞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食常先

聚羣犬以飡之後歲餘叟病寒臥於龕中時大雪叟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於叟前揺尾而嘷已而環其袵席競以足擁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犬俱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出宣室志

陸機

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黄耳機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奴犬識路自隨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

絶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否犬喜揺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筩繫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銜筩作聲示之機家開筩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筩復繫犬頸犬復馳還洛計人行五旬犬往還纔半後犬死還葬機家村南二百歩聚土為墳村人呼之為黃耳塚出述異記

石玄度

宋元徽中有石玄度者畜一黄犬生一子而色白犬母愛之異常每銜食飼之及長成玄度每出獵未歸犬母輙門外望之後玄度患氣嗽漸就危篤醫為處方須白狗肺焉市索卒不得乃殺所畜白狗取肺以供湯用既而犬母跳躍嗥叫累日不息其家人煑狗與客食之投骨於地犬母輙銜置屋中食畢乃移入後園中一桑樹下掘土埋之日夕向樹嗥吠月餘方止而玄度所疾不瘳以至於卒終謂左右曰湯不救我疾實枉殺此狗其

弟法度自此不食犬肉焉出述異記

齊瓊

唐禁軍大校齊瓊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假御中銜至於劇讞家畜良犬四常畋遊廣囿輒飼以粱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亦義者奇歎久之乃命簾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俯首若懷

知感𢿱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虐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北死犬加勤効又吏律琯齊亦殂落犬嗥吠終夕哌哌不輟越月將有事於丘隴則留㰅以禦奸盗及戀窆之夕犬獨來足跼土成坳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出述異記

石從義

秦州都押衙石從義家有犬生數子其一獻戎帥琅琊公自小至長與母相隔及節使率大將與諸校會獵於

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於田中欣喜之貌不可狀名獵罷各逐主歸自是其子遂日於使厨內竊肉歸飼其母至有銜其頭肚肩脇盈於衙將之家衙中人無有知者出玉堂閒話

田招

田招者廣陵人也貞元初招以他事至於宛陵時招有表弟薛龔在彼龔見招至主禮極厚因一日招謂龔曰我思犬肉食之龔乃諸處覓之了不可得招曰汝家內

犬何用可殺而食之襲曰此犬養來多時誰忍下手招曰吾與汝殺之言訖招欲取犬忽乃失之莫可求覓後經旬日招告襲將歸廣陵襲以親表之分遂重禮而遣之招出郭至竹室歩歇次忽見襲犬在道側招認而呼之其犬乃揺尾隨之招夜至旅店將宿其犬亦隨而宿之伺招睡乃咋其首銜歸馬襲懼遂以茲事白於州縣太守遣人覆驗異而釋之出集異記

裴度

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宿設燕會處悉領之所食物餘者便和椀與犬食時子壻李甲見之數諫裴令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讐於子竊慮之李以為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乃疑犬讐之犬見未寢又出其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逡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床當喉而嚙嚙訖知謬犬乃

下牀憤跳號吠而死出集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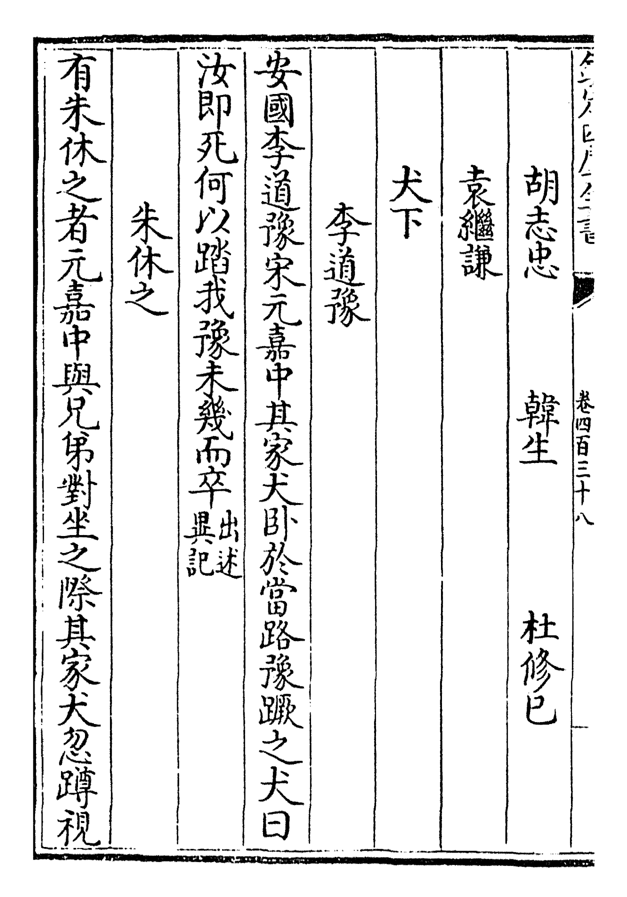
大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七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畜獸五

犬下



胡志忠　韓生　杜修已

袁繼謙

犬下

李道豫

安國李道豫宋元嘉中其家犬臥於當路豫蹴之犬曰汝即死何以踏我豫未幾而卒出述異記

朱休之

有朱休之者元嘉中與兄弟對坐之際其家犬忽蹲視

二人而笑因搖頭而言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邪汝明年何其家斬犬不殺至梅花時兄弟相鬬弟奮戟傷兄收繫經年至夜舉家疫死出集異記

李叔堅

漢汝南李叔堅少時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請殺之叔堅曰犬馬諭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驚叔堅亦無所怪犬尋又於竈前畜火家人益驚愕叔堅曰兒婢皆在田

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亦何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芥之灾而叔堅終享大位出風俗通

王瑚

山陽王瑚字孟璉為東海蘭陵人夜半時有黑幘白單衣吏詣縣扣閤迎之忽然不見如是數年後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軀猶故至閤使人以白孟璉殺之乃絶出搜神記

李德

司空東萊李德停喪在殯忽然見形坐祭床上顏色服
飾眞德也見兒婦孫子次戒家事亦有條貫鞭朴奴婢
皆得其過飲食既飽辭訣而去家人大小哀割斷絶如
是四五年其後飲酒多醉而形露但見老狗便共打殺
因推問之則里中沽酒家狗也出搜神記

温敬林

晉秘書監太原温敬林亡一年婦柏氏忽見林還共寢
處不肯見子弟兒子來見林林小開窗出面見之後酒

醉形露是鄰家老黄狗乃打死之（出幽明録）

庾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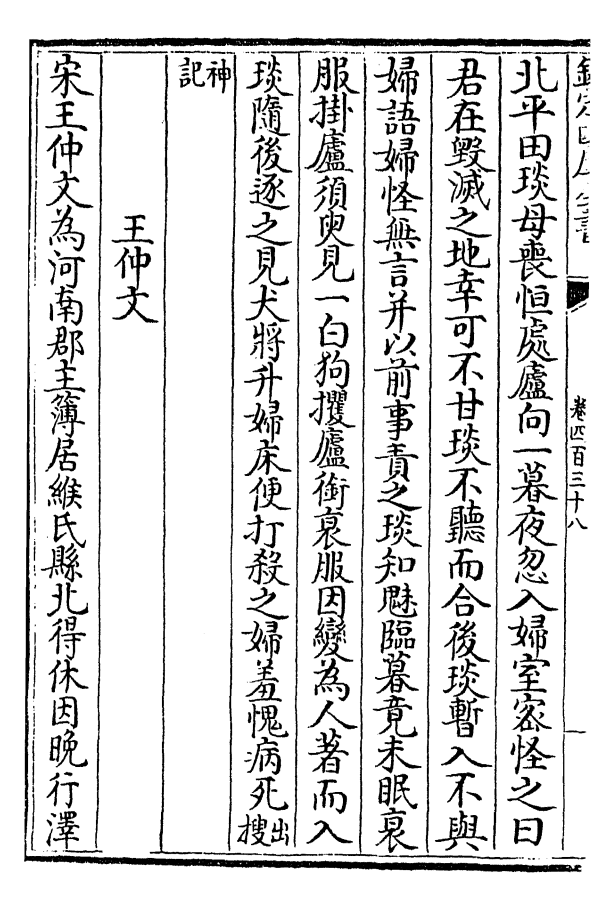
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美色王年六十常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燕婉兼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偽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帢衣服形貌如一眞王便先舉杖打偽者偽者亦報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舉手王兒乃突前痛打遂成黄狗王時為會稽府佐門士云恒見一老黄狗自

東而來其婦大恥發病死出續搜神記

沈霸

吳興沈霸太元中夢女子來就寢同伴密察惟見牝狗每待霸眠輒來依床疑為魅因殺而食之霸復夢青衣人責之曰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語何忽乃加恥辱可以骨見還明日收骨葬岡上從是乃平復出異苑

田琰



北平田琰母喪恒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密怪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甘琰不聽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怪無言并以前事責之琰知魅臨暮竟未眠衰服掛廬須臾見一白狗攫廬銜衰服因變為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床便打殺之婦羞愧病死出搜神記

王仲文

宋王仲文為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因晚行澤

中見車後有白狗仲文甚愛之欲取之忽變形如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差牙吐舌甚可憎惡仲文與仲文奴並擊之不勝而走未到家伏地俱死出搜神記

崔惠童

唐開元中高都主壻崔惠童其家奴萬敵者性至暴忍於殺害主家牝犬名黃女失之數日適主召萬敵將有所使黃女忽於主前進退咋萬敵他人呵叱不能禁良久方退呼之則隱主家怪焉萬敵首云前數日實烹此

狗不知何以至是初不信萬敵云見埋其首所在取以為信由是知其寃魂出廣異記

李義

唐李義者淮陰人也少亡其父養母甚孝雖泣筍卧氷未之過也及母卒義號泣至於殯絶者數四經月餘乃葬之及回至家見其母如生存家内起把義手泣而言曰我如今復生爾葬我之後潛自來爾不見我義喜躍不勝遂侍養如故仍謂義曰慎勿發所葬之柩若發之

我即復死義從之後三年義夜夢其母號泣踵門而言曰我與爾為母寧無劬勞襁褓之恩況爾少失父我寡居育爾豈可我死之後三年殊不祭饗我累來及門即以一老犬守門不令我入我是爾母爾是我子上天豈不知爾若便不祭享必上訴於天言訖號泣而去義亦起逐之不及至曙憂疑愴然無以決其意所養老母乃言我子今日何顏色不樂於我必以我久不去世致爾色養有倦也義乃泣言實以我夜夢一不祥事於母難

言辛勿見罪遂再猶豫數日復夢其母及門號叫撫膺而言曰李義爾是我子否何得如此不孝之極自葬我後畧不及我塚墓但侍養一犬欺我終上訴於天爾當坐是獲譴我以母子情重故再告爾言訖又去義亦逐之不及至曙潛詣所葬之塚祝奠曰義是母之生是母之育方成人在世豈無母之恩也豈無子之情也至於母存日冬温夏清昏定晨省色難之養未嘗敢怠也不幸違慈顏已有終天之痛苟存殘喘本欲奉祭祀也及

瘞母之日母又還家再生今侍養不缺且兩端不測之事剸裁無計遲迴終日何路明之近累夢母悲言相責即夢中之母是耶在家之母是耶從夢中母言又恐傷在家之母從在家之母言又慮夢中之事實哀哉此為子之難非不孝也上天察之言訖大哭再奠而回其在家母已知之矣迎義而謂之曰我與爾為母死而復生再與爾且同生路柰何忽然迷忘却於空塚前破其妖夢是知我復死也乃仆地而絕義終不測之哀號數日

復謀瘞之旣開其塜是其亡母在是棺中驚走而歸其新亡之母乃化一極老黑犬躍出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

胡志忠

處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夜夢一物犬首人質告忠曰某不食歳餘聞公有會稽之役必當止吾館矣能減所食見沾乎忠夢中不諾明早逐行夜止山館館吏曰此廳常有妖物或能為祟不得寢食請止東序忠曰吾正直可以御鬼怪勇力可以排奸邪何妖物之有促令

進膳方下筯次有異物其狀甚偉當盤而立侍者懾退不敢傍顧志忠徹炙乃起而擊之異物連有傷痛之聲聲如犬語甚分明曰請止請止若不止未知誰死忠運臂愈疾異物又疾呼曰斑兒何在續有一物自屏外來閃然而進忠又擊之然冠隳帶解力若不勝僕夫無計能救乃以篲撲羅曳入於東閤顛仆之聲如壞墻然未久志忠冠帶儼然而出復就盤命膳卒無一言唯顧其閤時時咨嗟而已明旦將行封署其門囑館吏曰俟吾

回駕而後啟之爾若潛開禍必及爾言訖遂行旬餘乃還止於館索筆硯泣題其户曰恃勇禍必嬰恃强勢必傾胡為萬金子而與惡物爭休將逝魄趨府庭止於此館歸冥冥題訖以筆擲地而失所在執筆者甚怖覺微風觸面而散吏具狀申刺史乃遣吏啓其户而志忠與斑黒二犬俱仆於西北隅矣出集異記

韓生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

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圉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曰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罪乃令朴焉圉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卧於廐舍闔扉乃於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廐中且嘷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過來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嘷躍還

化為犬園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傷馬而去逮曉方歸園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絶園人乃結茆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園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為憂褐

衣者曰慎毋泄泄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即編於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而黑衣人去及曉圉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即命肉誘其犬犬既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其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

僮巳而率鄰居士子千餘輩執張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以歸出宣室志

杜修巳

杜修巳者越人也著醫術其妻即趙州富人薛贇之女也性淫逸修巳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巳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巳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即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

修巳出必奸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内同寢修巳自外入見之曰欲殺犬犬走出修巳怒出其妻薛氏歸薛贇後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贇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趍奔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負薛氏直入恒山内潜之每至夜即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即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乃抱此子迤邐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請薛贇以告薛贇乃令家人取

至家後其所生子年七歳形貌醜陋性復凶惡每私走出去作盗賊或旬餘或數月即復還薛贇患之欲殺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走出外為賊薛家人必殺爾恐爾以累我當改之其子大號哭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為賊自然耳何以我為過薛贇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當與我一言何殺我也果不容我我其遁矣不復來薛氏堅留之不得乃

謂曰去即可又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相見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一來矣遂自擕劒拜母而去及三年其子果領羣盜千餘人自稱白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羣盜盡殺薛矯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擕母而去出瀟湘録

袁繼謙

少將袁繼謙郎中常説頃居青社假一第而處之素多凶怪昏曀即不敢出户庭合門警懼莫遂安寢忽一夕

聞吼聲若有呼於甕中者聲至濁舉家怖懼謂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窗隙中窺之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是夕月晦觀之既久似黄狗身而首不能舉遂以鐵撾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吽而去蓋其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罌中不能出故也舉家大笑而安寢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畜獸六

羊

月氏稍割　西域大羊　罽賔青羊

齊訟者　梁文　顧霈

潘果　李審言　楊氏

陳正觀　安甲

豕

燕相　杜顒　都末

劉胡　耿伏生　李校尉

湯應　安陽書生　吳郡士人

晉州屠兒　元佶　崔日用

李汾　徐州軍人

羊

月氏稍割

月氏有羊大尾稍割以供賔亦稍自補復有大秦國北有羊子生於土中秦人候其欲萌為垣以遶之其臍連地不可以刀截擊鼓驚之而絶因跳鳴食草以一二百口為羣出異物志

西域大羊

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髙嶺上有一村養羊大如驢出酉陽雜俎

罽賔青羊

罽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出酉陽雜俎

齊訟者

齊莊公時有里徵者訟三年而獄不決公乃使二人具一羊詛於社二子將羊而刺之灑其血羊起觸二子殪於盟所出獨異志

梁文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皂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

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鬚髯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殺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絶出搜神記

顧霈

顧霈者吳之豪士也曾送客於昇平亭時有沙門流俗者在座中言人欲殺一羊羊絶繩因走來投此道人穿

頭向袈裟下主人命將去殺之既行炙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下覺炙走行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鍼之以數鍼貫焉炙猶動揺乃破肉視之故是一臠肉耳道人於此得疾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而卒出搜神記

潘果

唐京師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小吏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游戲過於塚間見一羊為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

嗚喚果懼主聞乃拔却羊舌於夜殺食之後經一年果舌漸縮盡陳牒觧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荅之元狀官之時彈指教令爲羊追福寫法華經果發心信教齋戒不絶爲羊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請官陳牒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爲監察御史自向說爾出法苑珠林

李審言

萬壽年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須與羊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百里路旁遇羣羊遽走入其内逐之者方至審言已化為一大羊於衆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擇之其一大羊乃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我為羊快樂人何以比遂將歸飼養以終天年出瀟湘録

楊氏

長安楊氏宅恒有青衣婦人不知其所由來每上堂直

詣諸女曰天使吾與若友女悉驚畏而避之不可則言
詞不遜所為甚鄙或裸體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間與
男子調戲猛而交穢擒捕終不可得一日悉取諸女囊
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勝其忿極口罵之遂大肆醜言
發其內事纖毫必盡如此十餘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
巫去輙來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楊氏所親自遠而
至具為說之此人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張燈自卧婦
人果來偽自留之寢宿私令匿其所曳綠履求之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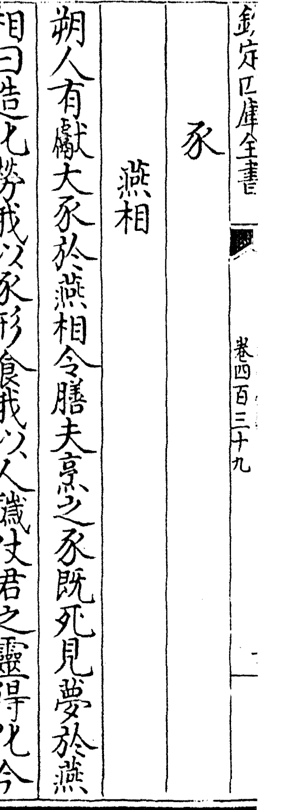
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以計尋之至宅東寺中見長生青羊而雙蹄無甲行甚艱蹶贖而殺之其怪遂絶出廣異記

陳正觀

潁川陳正觀斫割羊頭極妙天寶中有人詣正觀正觀為致飲饌方割羊頭初下刀子刺其熟胸正觀暫乃洗手頭作羊鳴數聲正觀便爾心悸數日而死出廣異記

安甲

邠州有民姓安者世為屠業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刲其母縳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生面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生亦驚異之良久遂致刀於地去喚一童稚共事刲宰而迴遽失刀乃為羔子銜之致墻根下而卧其上安生俱疑為鄰人所竊又懼詣市過時且無他刀極揮霍忽轉身趯起羔兒見刀在羔之腹下安生遂頓悟解下母羊并羔並送寺内乞長生自身尋捨妻孥投寺内竺大師為僧名守思出玉堂閒話



豕

燕相

朔人有獻大豕於燕相令膳夫烹之豕既死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仗君之靈得化今始得為魯之津伯也出符子

杜願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甚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死後數月豬生五子一子

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就挺殺之有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犢是君兒也如何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願尋視見在火中騰空而去雲氣充布彌日乃歇出法苑珠林

都末

沙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人都末出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為汝殺沙車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沙車王出張璠漢記

劉胡

後魏植貨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鬭來觀之乃猪也胡即捨宅為歸覺寺合家入道焉出伽藍記

耿伏生

隋冀州臨黄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産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疋與女數歲後母亡變作母猪生在其家復産二㹠伏生並已食盡遂更不

產伏生即名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食即於生家少憩僧從一童子入猪圈中游戲猪與之言我是伏生母為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疋與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為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甚顛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猪猪踰圈走出而向僧前床下屠兒遂至

僧房僧曰猪投我來今為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否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絹兩疋又問姊奴幾人生云惟有一姊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夢其女云還債既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出法苑珠林

李校尉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猪至懷州賣有一特

猪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州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任校尉至懷州上翻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猪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為汝家貧汝母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斗米我今作猪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問此屠兒贖猪屠兒初不之信餘人不解此猪語惟校尉得解屠兒語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共話屠兒

為解放已校尉更請猪語云某今上番一月未得將婆
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猪即語校尉云我今已隔並受
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為校
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决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某寺
有長生猪年汝安置我此寺校尉復語猪言婆若有驗
自預向寺猪聞此語遂即自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
具為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愍為造舍居處
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卧寺僧道俗競施飲食後寺僧

並解猪語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猪母子相見一時泣淚猪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出法苑珠林

湯應

吳時廬陵縣亭重屋中每有鬼物宿者輙死自後使人莫敢入亭止宿丹陽人湯應者大有膽武使至廬陵遂入亭宿焉吏啓不可應不聽悉屏從者還外惟持一大刀獨處亭中至三更竟忽聞有扣閤者應遥問是誰答云部郡相問應使進致詞而去頃復有扣閤者云府君

相問廳復使進焉了無疑也旋又有扣閤者云部郡府君相詣廳方疑是鬼物因持刀迎之見二人皆盛服齊進坐定稱府君者便與廳談而部郡者忽起廳乃回顧因以刀斫之府君者即下座走焉追至亭後墻下及之斫幾刀焉廳乃還卧達曙方將人尋之見有血跡皆得之稱府君者是一老狶狶猪也部郡者是一老狸自此其妖遂絶出搜神記

安陽書生

安陽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此遂往廨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書生在此讀書適休未似寢乃暗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幘者來呼亭主問答如前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問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誰曰北舍母

猪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鄰老雄雞也汝復誰也我是老蝎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曉亭民來視驚曰君何獨得活書生曰促索劒來吾與鄉取魅乃握劒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長數尺西家得老雄雞北舍得老母猪凡殺三物亭中遂安靜也

出搜神記

吳郡士人

晉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

大𨽻見塘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送至家都無女人因逼猪欄中見母猪臂有金鈴也出搜神記

晉州屠兒

唐顯慶三年徐王爲晉州刺史有屠兒在市東巷殺一猪命斷湯燖皮毛並落死經半日會殺餘猪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刀猶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至一賈者店内牀下而卧市人競往

看之屠兒執刀走逐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云我一生以來殺猪未嘗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嗔責屠兒競出錢贖猪諸人共為造塔安置猪身毛皮始得生咽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塊麤如臂許出入來去不汙其室性潔不同餘猪至四十五年方卒出法苑珠林

元佶

唐長安中豫州人元佶居汝陽縣養一牝猪經十餘年

一朝失之乃向汝陽變為婦人年二十二三許甚有資質造一大家門云新婦不知所適聞此須人養蠶故來求作主人恱之遂延與女同居其婦人甚能梳粧結束得錢輙沽酒并買脂粉而已後與少年飲過因入林醉卧復是牝猪形耳兩頰猶有脂澤在焉出廣古今五行記

崔日用

開元中崔日用為汝州刺史宅舊凶世無居者日用既至修理洒埽處之不疑其夕日用堂中明燭獨坐半夜

後有烏衣數十人自門入至坐堦下或有跛者眇者日
用問君輩悉為何鬼來此恐人其跛者自陳云某等罪
業悉為猪身為所放散在諸寺號長生猪然素不樂此
生受諸穢惡求死不得恒欲於人申訴人見悉皆恐懼
今屬相公為郡相投轉此身耳日用謂之曰審若是殊
不為難俱拜謝而去翌日寮佐來見日用莫不驚其無
恙也衙畢使奴取諸寺長生猪既至或跛或眇不殊前
見也歎異久之令司法為作名乃殺而賣其肉為造經

像收骨葬之他日又來謝恩皆作少年狀云不遇相公猶十年處於穢惡無以上報今有寶劒一雙各值千金可以除辟不祥消殄凶厲也置劒床前再拜而去日用問何當收官答云兩日內為太原尹更問得宰相否默而不對出廣異記

李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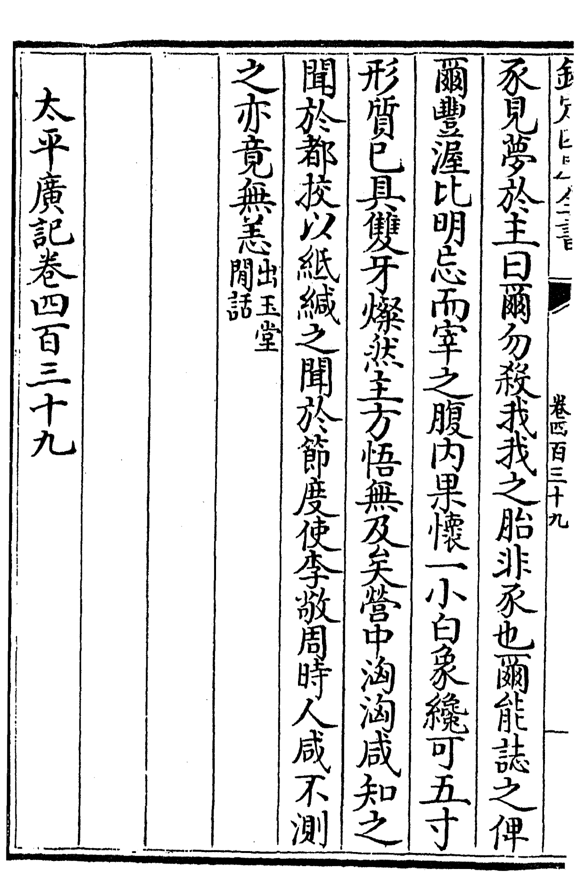
李汾秀才者越州上虞人也性好幽寂常居四明山山下有張老莊其家富多養豕天寶末中秋之夕汾步月

於庭撫琴自適忽聞户外有嘆美之聲問之曰誰人夜久至此山院請聞命矣俄有女子笑曰曩觀長卿之妙耳汾啓户視之乃人間之極色也惟覺其口有黑色汾問曰子得非神仙乎女曰非也妾乃山下張家女也夕來以父母暫過東村竊至於此私向君子幸無責也汾欣然曰娘子既能降顧聊可從容女乃升堦展叙言笑談謔汾莫能及夜闌就寢備盡繾綣俄而晨雞報曙女起告辭汾意惜別乃潛取女青氊履一隻藏衣笥中時

汾欹枕假寐女乃撫汾悲泣求索其履曰願無留此令夕再至脱君留之妾身必死謝於君子汾不允女號泣而去汾覺視床前鮮血點點出户汾異之乃開笥視青氈履則一猪蹄殻耳汾惶駭尋血至山前張氏溷中見一牝豕後足刖一殻豕視汾瞑目咆哮如有怒色汾以事白張叟叟即殺之汾乃棄山院別遊他邑出集異記

徐州軍人

後唐長興中徐州軍營將烹一牝豕翌日將宰之是夕



豕見夢於主曰爾勿殺我我之胎非豕也爾能誌之俾爾豐渥比明忌而宰之腹內果懷一小白象纔可五寸形質已具雙牙燦然主方悟無及矣營中洶洶咸知之聞於都校以紙緘之聞於節度使李敬周時人咸不測之亦竟無恙出玉堂閒話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　　宋　李昉等　編

畜獸七

猫

唐道襲　賣醋人　歸係

鼠

王周南　終祚　清河郡守

淳于智　徐密　蔡喜夫

茅崇邱　蕭悉達　逆旅道士

李測　天寶牆騎　畢杭

崔懷嶷　李甲　王縉

郗士美　李知微　建康人

盧嵩　柴再用　蘇長史

盧樞　朱仁　李昭嘏

鼠狼

張文蔚

猫

猫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綖其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闇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猫有褐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色者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圓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常帶金鏁有錢飛若蛺蝶土人往往見之出酉陽雜俎

唐道襲

王建稱尊於蜀其嬖臣唐道襲為樞密使夏日在家會大雨其所蓄猫戲水於簷溜下道襲視之稍稍而長倐而前足及簷忽爾雷電大至化為龍而去出稽神録

賣醋人

建康有賣醋人某者畜一猫甚俊健愛之甚辛亥歲六月猫死某不忍棄置猫坐側數日腐且臭不得已攜棄秦淮水既入水猫活某自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烏鋪吏獲之縛置鋪中鎖其户出白官司將以其猫

為證既還則已斷其索嚙壁而去矣竟不復見出稽神録

歸係

進士歸係暑月與一小孩子於廳中寢忽有一猫大叫恐驚孩子使僕以枕擊之猫偶中枕而斃孩子應時作猫聲數日而殞出聞奇録

鼠

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頭脚似鼠尾蒼口銳大如水中獺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有鼠災

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萬鼠其肉極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則爲鼠王俗云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益無益凶出酉陽雜俎

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兎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巳白然帶以金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也得沙呪願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出異苑

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

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人紡績其毛織以為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燒之則淨也出神異記

北方層氷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氷下土中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尺可以為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皷聲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為災此類也出神異録

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管隴州皆有深毛茸茸然惟肉

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其一不去南中婦人買而帶之以為媚藥出嶺表異録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躍而去秦川中有之出録異記

䶉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為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䶉鼠者治其皮飾為帶頗能漩溺為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

人多寶之出錄異記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為羣驚之則散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成都有之出錄異記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污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雞犬皆去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尺三年易之俗呼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出異苑

白鼠身如皎白耳足紅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

其所出掘之當獲金玉云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出錄異記

王周南

魏齊王芳時中山有王周南者為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至期更冠幘皂衣而出曰周南爾以日中死亦不應鼠復入穴日適中鼠又冠幘而出曰周南汝不應我何道言絶顛蹷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出幽明錄

終祚

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當死祚呼奴令買犬鼠云亦不畏此其犬入户必死犬至果爾祚常為商閉户謂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既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時桓玄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數窐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時户猶闔也都無所失其怪亦絶自後稍富出幽明録

清河郡守

清河郡太守至前後輙死新太守到如厠有人長三尺冠幘皂服云府君某日死太守不應意甚不樂催使吏為作主人外頗怪其事日中如厠復見前所見人言府君今日中當死三言亦不應乃言府君當道而不道鼠為死乃頓仆地大如豚郡內遂安出幽明録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性深沉有恩義少為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意甚惡之以問智智

為筮之曰鼠本欲殺君而不能當相為使之反死乃以朱書其手腕橫文後為田字可方一寸使夜露手以臥有大鼠伏死於前（出搜神記）

徐密

上虞魏虔祖婢名皮納有色密樂之鼠乃託為其形而就密宿密心疑之以手摩其四體便覺縮小因化為鼠而走（出幽明錄）

蔡喜夫

宋前廢帝景平中東陽大夫孫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形如㹠子浮水而來徑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輒以餘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返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二個珠置奴前啾啾似語從此去來不絕亦能隱形又知人禍福後同縣呂慶祖牽狗野獵暫過遂齧殺之出異苑

茅崇邱

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邱家夜夜廚中有人

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饌之聲及開門視之即無所見及閉户即依然聞如此數句忽有一道士詣崇邱問曰君夜夜有妖患乎崇邱曰然道士乃懷中取一符與之謂崇邱曰但釘於竈上及北壁來日早視之言訖遂失其道士崇邱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見厨中有五六大鼠各長二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於北壁乃竟絶出窮怪録

蕭悉達

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腰帶為鼠齧楊遵彦以俗

事戲之日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後齧其鞾遵彦曰當復得官悉達日鼠便為吏部尚書何關人事出談藪

逆旅道士

唐萬歲元年長安道中有群寇晝伏夜動行客往往遭殺害至明旦略無蹤由人甚畏懼不敢晨發及暮至旅次後有一道士宿於逆旅聞此事乃謂衆曰此必不是人當是恠耳深夜後遂自於道旁持一古鏡潛伺之俄

有一隊少年至兵甲完具齊呵責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顧生命也道士以鏡照之其少年棄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誦呪語約五七里其少年盡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却復逆旅召衆以發掘有大鼠百餘走出乃盡殺之其患乃絶出瀟湘録

李測

李測開元中為縣令在廳問事有烏高三尺無毛羽肉色通赤來入其宅測以為不祥命卒擊之卒以柴斧砍

鳥刃入木而鳥不傷測甚惡之又於油鑊煎之以物覆上數日開視鳥隨油氣飛去其後又來測命以繩縛之係於巨石沉之於河月餘復至斷繩猶在頸上測取大木鑿空其中實鳥於內鐵冒兩頭又沉諸河自爾不至天寶中測移官其宅亦凶泣事數日宅中有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官舍測以物擊中一頭仆然而殪視之悉人也後夕小人等群聚哭泣有車載棺成服祭弔有行葬於西階之下及明才發測便掘踅處得一鼠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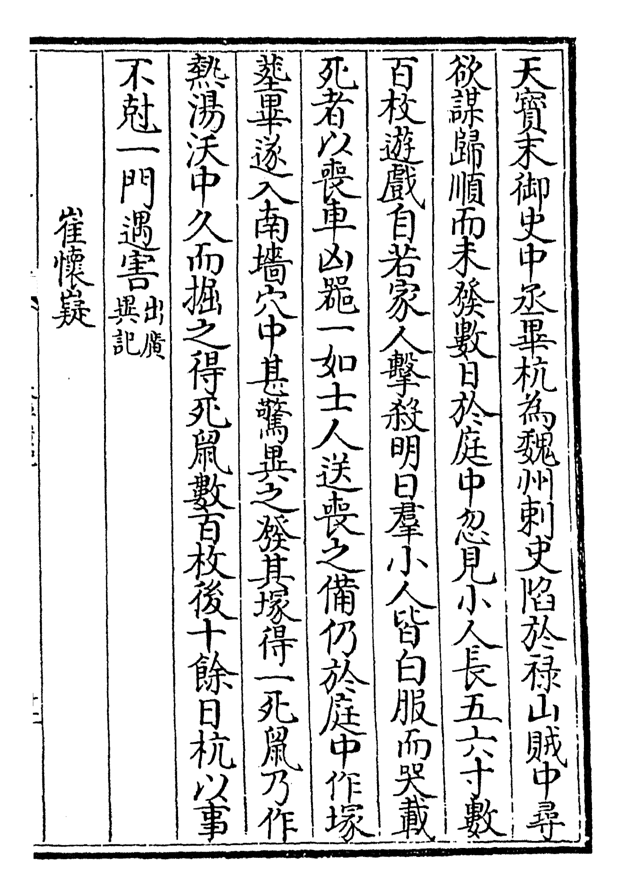
赤無毛於是乃命人力尋孔發掘得鼠數百其怪遂絕
測家亦甚無恙出廣異記

天寶礦騎

天寶初邯鄲縣境恒有魔鬼所至村落十餘日方去俗
以為常礦騎三人夜投村宿媼云不惜留住但恐魔鬼
客至必當相苦宜自防之雖不能傷人然亦小至迷悶
騎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後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
少頃而忽覺見一物從外入狀如鼠黑而毛牀前著綠

衫持笏長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遂魘魔至二人次至覺者覺者竟往把脚鬼不動然而體冷如冰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詰問鬼初不言騎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鑊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鑊乃言已是千年老鼠若魘三千人當轉為狸然所魘亦未甞損人若能見釋當去此千里外騎乃釋之其怪遂絶御史大夫當為邯鄲尉崔懿親見其事懿再從弟恒説之出廣異記

畢杭


天寳末御史中丞畢杭爲魏州刺史陷於禄山賊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遊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皆白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䡎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作冢葬畢遂入南墻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杭以事不尅一門遇害出廣異記

崔懷嶷

崔懷疑其宅有鼠數百頭於庭中兩足行口中作哌哌聲家人無少長盡出觀其屋轟然而塌壞疑外孫王汶自向余說出廣輿記

近世有人養女年十餘歲一旦失之經歲無蹤跡其家房中屢聞地下有小兒啼聲掘之初得一孔漸深大縱廣丈餘見女在坎中坐手抱孩子旁有秃鼠大如斗女見家人不識主領父母乃知為鼠所魅擊鼠殺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為人所殺家人又殺其孩子女乃

悲泣不已未及瘠之遂死出廣異記

李甲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畜貓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羣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

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恩而報恩者亦宜力其報有不顧者當視此以愧出宣室志

王縉

唐相國王公縉大歷中與元載同執政事嘗因入朝天尚早坐於燭下其榻前有囊公遂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進覺其重不可舉公啓視之忽有一鼠長尺餘質甚豐白囊中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謬居卿相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是物接於手足豈非

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貶爲縉雲守出宣室志

郗士美

許昌郗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於册書一日晨興出視事衆帯已畢左手引鞾未及陷足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手而舞入座大怒驚叱之略無懼意因擲鞾以擊鼠即奔逸有毒虺墜於鞾中珠目錦身尺長焱細螫焰勃勃起於舌端向無鼠妖則以致臃指潰足之患參寥子曰是知梟

鳴鼠舞不恒為災大人君子遇之則吉出闕史

李知微

李知微曠達士也嘉遯自高博通書史至於古今成敗無不通曉常以家貧夜遊過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衣服車乘導從呵喝如有位者聚立於古槐之下知微側立屏氣伺其所為東復有垝垣數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帶甚嚴擁侍十餘輩悉稍長諸小人方理事之狀須臾小人皆趨入穴中有一

人白長者曰某當爲西閤舍人一人曰某當爲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爲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爲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爲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爲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爲遊仙使者一人曰某當爲東垣執戟如是各有所責而不能盡記喜者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唱呼激切皆請所欲長者立盼視不復有詞有似唯領而已食頃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從入於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顏狀枯瘦杖策自東而來謂紫衣曰

大為諸子所擾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群鼠百數奔走四散紫衣與老父不知何物也出河東記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於地俄而壁下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大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旁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之狀無何其人卒出稽神録

盧嵩

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補興化尉竟無他怪出稽神録

柴再用

龍武統軍柴再用常在廳事凭几獨坐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床几

盡壓糜碎再用後爲盧鄴宣三鎮節度使卒出稽神録

蘇長史

蘇長史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爾惡此宅吾必獨往始宿之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衣道士冠褐來詣蘇曰此吾等所居君必速去不然及禍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即掘之獲白鼠三十餘頭宅不復凶出稽神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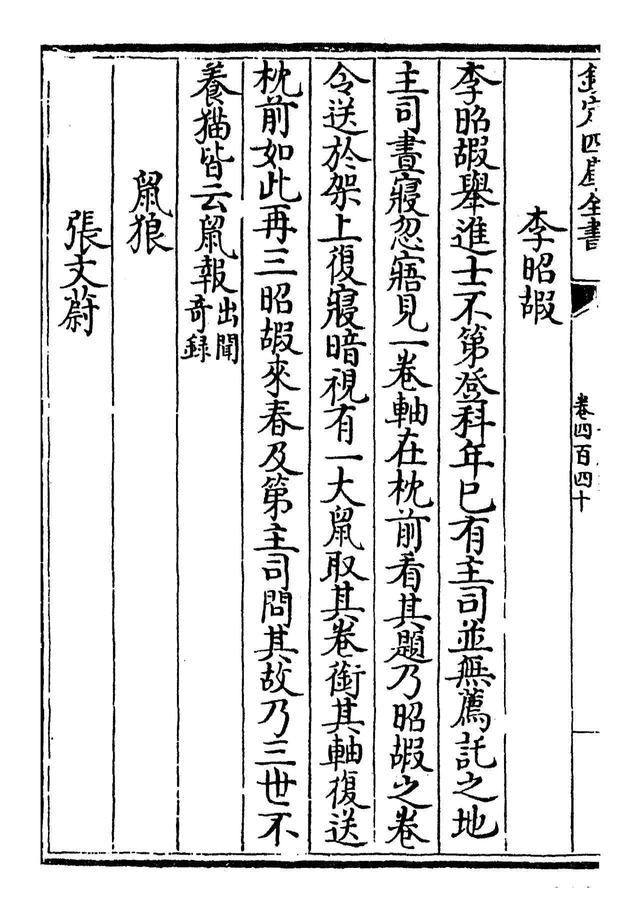
盧樞

侍御史盧樞言其親為建州刺史暑夜獨出寢室望月於庭始出户聞堂西堦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食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其席一人曰今夕甚樂然白老將至柰何因歎咤須臾坐中皆哭入陰溝中遂不見後罷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入堂西堦地中獲白鼠七八皆殺之出稽神録

朱仁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為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五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遊造其門擕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於內設供養良久問僧曰師此弟子覩其儀貌稍似余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薜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來投我我問其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蹤由不甚明僧因養育之及與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驗

察之仁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黶記遂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即失所在曉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為作盜伺而窺之見子每至夜化為一大鼠走出及曉却來父母問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下小鼠既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惑間其夜化鼠走去出瀟湘録



李昭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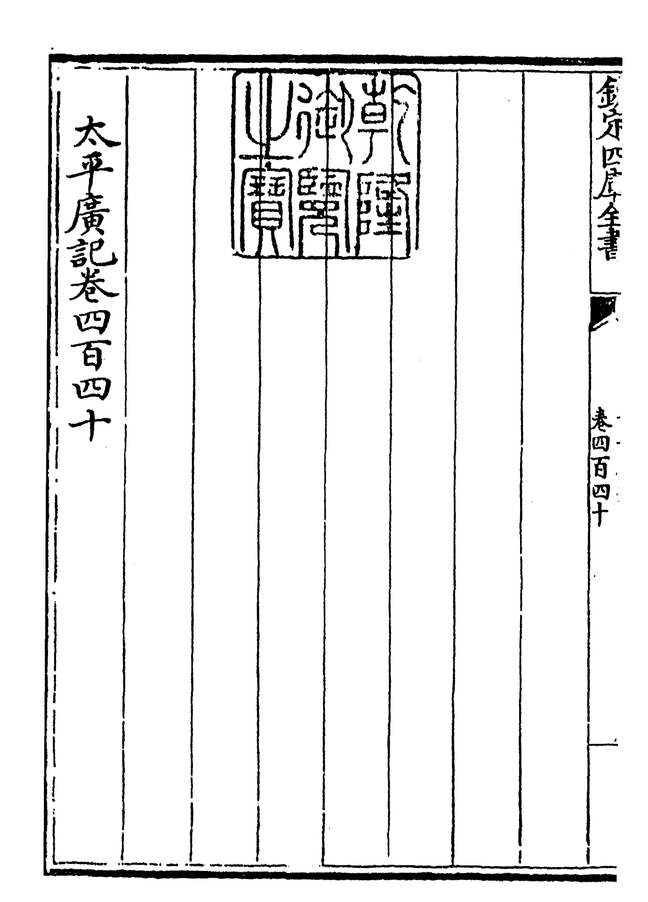
李昭嘏舉進士不第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卷軸在枕前看其題乃昭嘏之卷令送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送枕前如此再三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出聞奇錄）

鼠狼

張文蔚

相國張文蔚莊在東都柏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坋土恰容蛇頭伺蛇出穴果入所坋處出頭度其迴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之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之

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